



# 年份原浆®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有奖征文

## “好色”之途

(铜陵) 吴 华

我很小的时候，似乎就对色彩很敏感。每当父亲抽完烟扔下空烟盒，我便如获至宝拣起，折成“四角”或纸飞机，这是儿时喜欢的纸玩具。每次折“四角”，我都将漂亮的色彩留在外面，引逗小伙伴说我的“四角”好看。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学校虽有美术课，但没专业老师，也不正经上课；即便上，也多由文化不高的民师领着描红写大字，只偶尔拿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些花鸟虫鱼、禽畜或景物，我因此知道世上还有绘画这门技艺。乡下生活单调贫乏，一有空闲我便拿笔纸上涂鸦，画房屋、树木、猪狗、鹅鸭，画得不太像，父母便笑我“鬼画符”。及至小学毕业，学校请人拍毕业照，上面印有校名、班级合影、拍摄时间，让我很惊喜。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照片和电影都开始有彩了，我虽有心用色彩追逐人间精彩，但要读书没办法。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考落榜，然家中困窘，我不想复读，想去学摄影然后开照相馆，减轻父母压力，供四个弟弟读书。后来得知搞摄影既要技术，还需专业器材与暗室洗印照片，且学摄影投入很大，而我的四个弟弟每年学费都是父母想方设法拼凑的，我哪还敢奢望去学摄影，只好收起“好色”念头外出打工。

外出打工后，我仍然没条件学摄影，便坚持看书，甚而学创作，一开始学写电影剧本，因此与长影著名编剧张笑天和山西晋东南文联作家张文德等老师结缘。他们谆谆劝导我，电影是融编、导、演、摄、美、乐、服、化、道、剪、合等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初学者不要好高骛远，要多写身边熟悉的人和事。从此，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我都坚持看书写作，并相继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创作的文学作品，幸运的是，有多篇散文陆续获得全国征文奖。其中，散文《从卑微中活出精彩》获南方卫视与粤、闽、赣三省旅游局联办全国征文一等奖，这也让我有幸参加为期九天赴粤、闽、赣三地的“重走客家迁徙古道”免费游，自此，我才真正走上“好色”之途。在参加三省游时，又看到主办方举办“行摄古道风，网承客家情”摄影大赛，我便将借单位普通相机拍摄的“福建永定土楼”送与参赛，竟获三等奖，我大喜，一回家就痛痛快快地花八千块买了“佳能550D”，逮着机会就拎着单反出去“色”图。倏忽之间，以图配文的作品竟在全国刊物上“遍地开花”：《梅州滚“泥浴”》文配图登上《人民日报》海外版，《读者》乡土人文版2011年第4期刊发两整版“大理张家花园”8张照片……

因“色”图常在各地报刊发表，偶尔还获省市摄影大奖，我的业余生活开始变得多姿多彩，久而久之，妻子竟也跟着走上了“好色”之途。妻爱钻研，所拍的照片很快就获业内人士认可，时常见诸于报刊，她本人也时常受邀参与各类摄影活动。这让她颇有成就感，甚至觉得我买的相机功能弱，愣是花费好几万重新买了部“佳能5D3”与长焦、定焦镜头和三角架等，并且和我一道加入了省摄影家协会，经常凭着一张会员卡赴省内景区免门票采风。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如今智能手机兼具照相、摄像、文档多种功能。我出行已不带笨重的单反，直接手机随拍，像素高，还方便微信、QQ传送，常是人没归家，图文并茂的旅行见闻早在旅途就分享到了朋友圈，“好色”之途也愈加轻松愉快。

## 姜老上岗

(安庆) 顾乐生

2016年夏至一过，天就像破了一样，雨倾盆而下，到六月底又刮起了大风暴，大黄湖已超警戒水位，每天洪水见风涨，白湖圩也岌岌可危，全县迅速转入防洪保圩“两湖”大会战。

白湖镇的姜长生坐不住了，他卷起裤腿，套上半筒胶鞋，拿了伞，就要往圩上跑。老太婆气急败坏地拉住他说：“你这个老头子去作死呀！也不看看你多大年纪了！”姜老汉撂下一句话：“1977年你忘了？”说着，就撑开雨伞钻入大雨中。

1977年也是大水，上游的麻塘湖洪水下泄，白湖圩破了。本来白湖圩是大跃进年代修的，堤防标准低，围湖造出的十万亩农田就像一个锅底，不怕旱，就怕涝，特别怕破圩。那时姜长生在公社当书记，小圩突然破了，稻田一下子被淹没到水底，全乡两万多人的一年生计泡了汤。社员们无钱买粮，不少人只好投靠亲友逃水荒去了。

看到在家里发牢骚没有用，老头子一气之下，拿起油布伞，背着黄挎包，跨出大门前撂下一句话：“雨不停，我不回来。我现就到地区去。”

姜长生深一脚浅一脚地淌过泥泞的田间小路，他想先爬上圩埂看看水势。只见圩堤上红旗招展，防洪抢险的武警官兵、民兵和村民组成了一道又一道防洪墙。他往泥泞的大堤走的时候，镇长看到了他，忙跑下圩堤迎上说：“姜老，您怎么来了？”

“这个时候，我不来，心里不安啊。”镇长了解老领导的为人，搀着他一步一步爬上堤顶，“洪水现在高出白湖镇5米，已平了第一层子堤，我们正组织大家用沙袋抢筑第二层子堤。老领导，请您放心，我们保证人在堤在，水涨堤高，确保今年安全度汛。”

“这可是保命圩啊！”姜长生对镇长点点头。

镇长打着伞，扶着老领导往分指挥部临时租借的民房走去，路上要不时地趟水而行。镇长说：“为防圩堤一侧压力过大，已蓄水养坝，降落差。”姜长生点点头：“圩一定不能破。1977年圩破了，群众遭了殃。”姜长生一路快走，并向镇长讲述着当年挑圩自救的情况。他回忆，当时他找到地委时，因衣破鞋脏，胡子拉碴，邋里邋遢，门卫不让进，他就守着大门等到开会的专员回来，但专员说钱不能给他，只能拨到县里，后来钱果然拨到了县里。县里虽然把钱给了白湖镇，但姜长生因为越级汇报，受到了处分。“一回回到公社，我立即召开大队支委会，把8万元放到粮站，凡上堤挑圩的人每天到粮站领粮八两，而且上级下拨的救灾粮票也一并补发。社员们纷纷回来了，终于把白湖圩挑好了，就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都没有破圩。”

走到指挥部门口时，镇党委书记跑出来，握着姜老的手说：“您老这么大年纪还跑来了，快进来坐！”

“不坐了。我是来要任务的。”

书记说：“姜老，由我们值班，您还有什么不放心？何况堤上30米一盞灯，一到晚上拉灯亮火，有专人看守，您老就放一百个心吧！”

“不是不放心，我只是想找点事做。1998年大水时，我和大家一样值班、巡堤，心里才踏实。现在我的身子骨还行，你们就给安排个差使吧。”

三个人闲聊时，厨房大嫂送开水进来，看见姜老正在找事做，就笑着说：“姜老，你老莫怪呵，我正缺个烧锅佬，您就帮我烧烧锅，添把柴吧。”

第二天，姜长生就正式上岗了。

## 江 滩

(安庆) 汪姜峰

又是一个周末，我习惯性泡杯浓茶，拿上钓鱼竿去江滩公园。

江滩公园在城东江边，那里原是一片烂泥如淖，蚊蝇滋生、人迹罕至的沼泽地，近年政府将它改造成一座集健康休闲、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生态景观带。

我拿着钓鱼竿出门时碰到邻居孙大姐。去江滩呀？孙大姐问。

钓几条江鱼你先尝尝鲜。我笑着对孙大姐说。

江里鱼难钓哟，你的心思我清楚，你是想偷懒去！孙大姐说。

自前两年我家从城西搬到城东后，一次散步来到江滩，瞬间就被这里长堤卧波、垂柳浓密的景致，以及江滩广场上黄梅戏迷们傍晚时分悠扬的唱腔所迷住。夜幕降临，江滩的灯盏与长江大桥秀美壮观的灯光交相辉映，给公园平添了与白天不一样的恬静之美。在烟雨笼罩的江堤上漫步，烟一般的雨丝落在身上，落在绿茵上，撩动树叶，溅到江里，几只水鸟掠过水面，人在风景中游走，那才是最惬意的时刻。过去绕着江滩走，现在江滩怎么走都走不够！

在江边垂钓，真的不像是在家养鱼塘，家里的鱼儿极易上钩，而江里的鱼确是相当难钓，有时候一整天蹲守下来依然免不了空手而归。我兀自安慰，大凡江边垂钓者，钓的是怡情，不是鱼。在江滩，几乎每天有

不少垂钓爱好者，他们个个安静地临江而坐，手执鱼竿，静等上钩的鱼。垂钓，在这里俨然成为一道日常风景线。

其实，我对钓鱼兴趣也不是特别大，只是在双休日不想被家里琐事羁绊，诚如孙大姐所言，不过是为出门找个合理借口罢了。常来江滩，熟悉了几个和我想法不谋而合的“钓友”，老杨、老李、老黄等，都是在钓鱼时认识的。有一次，我们钓了半天，鱼漂依然没有半点动静，老李建议说别在水边耗着了，一起攒扑克牌？老黄连忙接上“好呀好呀”……

就这样，公园长亭那方石桌石凳成了我们一行人新的聚集地。久而久之，钓鱼、攒蛋慢慢成了我们江滩聚会的一部分。